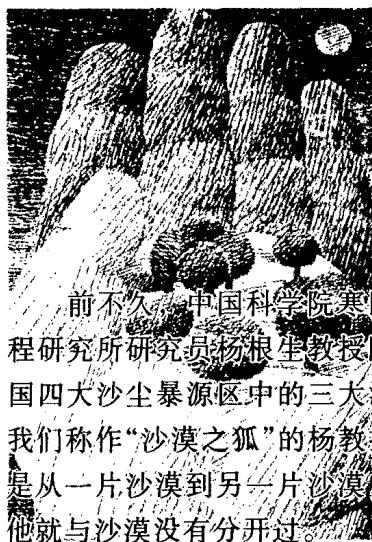


走进沙尘暴源区

— 沙尘暴探源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杨根生教授刚刚完成了对中国四大沙尘暴源区中的三大源区的考察。被我们称作“沙漠之狐”的杨教授一生的经历就是从一片沙漠到另一片沙漠。自从大学毕业，他就与沙漠没有分开过。

杨教授办公室的茶几上摊着巨大的中国沙漠地图，地区上浑黄的沙漠从新疆一直延续到东北，中国的北部就这样被刺目的黄色所占据。那深浅不一的黄色，代表着一块块沙漠或者沙地，周围是正在面临沙化威胁的土地。

几个月前，杨教授曾经划定了中国沙尘暴的四大源区，从西向东分别是新疆塔里木盆地边缘；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阿拉善地区；陕、蒙、晋、宁西北长城沿线的沙地、沙荒土旱作农业区；位于北京北部和东部的浑善达克、呼伦贝尔、科尔沁沙地。

从5月6日开始，杨根生教授带着患有疾病的身體，考察了除新疆以外的另外三大沙尘暴源区。

记者：杨教授，您这次三大尘源区的考察，一定有很多感受吧。

杨根生：我这次是5月6日从兰州出发的。今年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沙尘暴源区考察东路的负责同志说，现在浑善达克沙漠的面积有5万多平方公里，我当时说，这决不可能，因为66年，我在那里考察时，浑善达克的面积只有2.14万平方公里，1995年的数据才2.922万平方公里，这才几年时间，怎么就会长到5万平方公里呢？我当时对他的数据是提出

了异议的，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对我当时的表态，我心里一直是没底的，虽然我去过浑善达克，但那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

这也是我决定去沙尘源区去做实地考察的动因，考察的结果让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现在的浑善达克，面积如果不足5万平方公里，4万是绰绰有余的。我是冤枉了人家了。

这次考察，我走了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亚马雷克、浑善达克、库布齐、毛乌素、河东沙地，行程有一万多公里。

我亲眼看了这些沙尘暴源区后，心里头确实有一些悲观，因为沙漠化进程的速度要远比我想像的要快。

30多年前我考察过的很多地方，现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我印象有的齐腰的草原，现在只剩下一堆堆的黄沙。河流消失了，绿洲不再。

记者：您一路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杨根生：还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口的压力导致对自然的过度索取，而这些地方偏又很难承受这样的索取。我在额济纳到阴北的公路两旁的戈壁滩上，发现扫成一堆一堆的戈壁石，当时心里很纳闷，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地老乡把戈壁上的石子扫起来，当建筑材料卖。戈壁上的砾石是大自然作用几百万年的时间，才形成的一个“盖子”，它的下面，就是细黄沙。揭开了“盖子”的戈壁，风一刮就沙尘漫天；再如河东沙地西鄂尔多斯高原，本就是生态非常脆弱的地区，原来是只允许养锦羊，结果现在主要都养山羊，因为山

羊产绒量高,能卖个好价钱,但这与生态的保护绝对是一场灾难。在内蒙古的鄂托克旗,以前两个旗才养着30万只羊,现在一个旗的数字都是80万只。当地老乡说,其实,全旗的羊只数还不止这个数目,闻他估计,至少有150万只。因为说得少了,可以少交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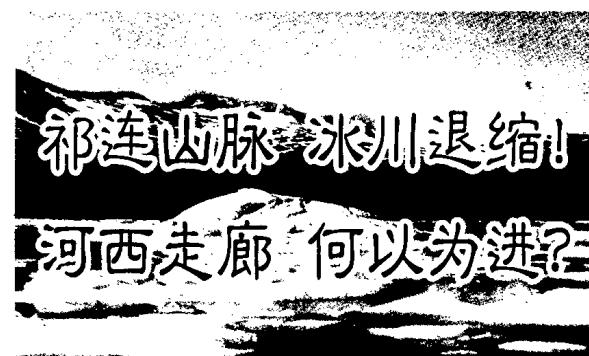
尤其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个地下水多次露出地面的多水地区,仍然有很严重的沙漠化,有水的地方都搞成这样,真是没什么好说了的了。

在一个叫黄花岗的地方,这里的很多居民都饱受风沙之苦,有一家,才盖的房子,围墙还是新的,就成了生态灾民,不得不考虑搬家了。他们无可奈何地说:卖羊绒把钱赚下了,可是我们的家没有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生态条件下,对生活质量提出过高的要求是不是合理?

记者:您对治理沙漠化有何建议?

杨根生:我这次考察,基本上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一是沙漠化的整体形势在恶化,超载开垦使土地不堪重负。第二点,现在治理沙漠的主要精力要放在近二十年新形成的沙漠化土地,这些地方的植被被破坏的时间不长,治理起来相对容易。再不要花那么高的代价去“征服”原有的沙漠了。第三是要加快飞播造林的速度。这样成本小,见效快,只要封闭化管理,几年时间就能恢复。第四,在西线调水工程尚未实施的情形下,是否可以加强人工降水的力度。第五条是尽快解决好土地超载的问题,不能对大自然实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

说实话,我对沙漠化的治理工作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计算了一下,如果在现有的水资源的前提下,治理近20年内形成的沙漠化土地,用水量相当于黄河的一半,只要措施得力,有些沙漠地区植被状况的恢复,也是非常快的。



祁连山脉是青海省和甘肃省的分界山,从当金山口到毛毛山东麓,长800多公里,从河西走廊南部边缘到柴达木盆地北缘,宽约300多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终年积雪。据精略统计,祁连山脉有冰川3300条,贮藏着几亿立方米雪水。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区著名的内陆河黑河、八宝河和托勒河都是发源于祁连山冰川的河流。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祁连山周边环境恶化等原因,祁连山冰川正在以每年2米至16米的速度退缩。

据介绍,祁连山冰川退缩速度东部为每年16.8米,中部为每年3.3米,西部为2.2米。资料显示,发源于祁连山的内陆河,出山径流量由50年代初期的78.55亿立方米减少到现在的65.84亿立方米,减少了16.8%。

专家说,由于冰川退缩,雪线上升,黑河源头和上游地区的径流量明显减少,影响了甘肃省河西走廊400万亩土地和近千家工业企业的工农业生产,内蒙古阿拉善盟济纳旗的居延海也因黑河断流而干涸,致使这一带黄沙肆虐,成为西北、华北和首都北京沙尘暴的沙源地。

由于冰川退缩,雪线上升,以前曾经长年积雪的地方如今已不见雪迹了,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湟水河和青海省境内的大通河、八宝河、托勒河以及40多条发源于祁连冰川流入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河流也因此水量大大减少。